

往花

刊头书法 卜家驹



一年前，我和几个文友在徐家汇华山路昭平路口等车去崇明岛，开车的是市公安局退休警官叶振环，他家住徐汇，根在崇明。我想用芦苇制作一枚书签。老叶说岛上不缺芦苇，鼎盛时期成片芦苇蔓延在江滩上抵挡风浪，我们当地人称芦苇为江芦。

用植物叶子做书签过去很流行。文具店有买五颜六色的树叶书签，纹理清晰，几分钱一小包。我向父亲要钱，因为与书搭界，父亲二话没说给了5分钱。起先书签插在课本里，后来读初中了，父亲从厂图书室借来文学作品给我看，有大仲马、莫泊桑、巴尔扎克等人的名著，还有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《红岩》等。我看到某一页中断阅读，就插一枚书签，而不是折页留记号容易损伤图书。如今树叶书签早就绝迹了。我家里的书签有纸质和金属等材料做的，漂亮是漂亮，总觉得树叶书签出自天然，有一种特别的温馨感。

制作江芦书签并非是我怀旧之念，而与著名散文家赵丽宏的新作《江芦的咏叹》有关。那天在文学聚会时与赵丽宏见面，我得到了他本人在书上的签名，遂产生了用江芦做书签的念头，与书名形

一枚江芦书签

□ 王妙瑞

染。他说“江芦迎风而长，清秀妙曼，却无比坚忍，风雨雷电，冰雪霜寒，都无法摧毁这些看似弱小的生命，冬去春来，生生不息”。我悟出了赵丽宏的文学初心，受到江芦坚毅品质的影响很深。

芦苇滋生的思想，成就了一个大家、大诗人。但赵丽宏依然保持平凡状态，在我眼里他还是一棵孝敬父母、热爱家庭的江芦。他深情书写了怀念父亲的文章《挥手》，叙述了自己人生的3次远足，都是父亲亲自送行的。10年后，老父不行了，赵丽宏接到母亲电话，平时需要骑行半个小时才能到家的路程，他只用了10来分钟。救护车提前到达抢救无效。赵丽宏含泪把父亲的遗体擦洗干净。他说自己从小到大，父亲没有骂过他一句，更没有打过他一次。我读了感慨不已。

车子停在岛上的海军公路上，长江沿岸流进了东海。我在路边摘了一片江芦叶子，回家剪成心型，套在小塑料袋里，夹在《江芦的咏叹》一书中放进书柜。现在只要我翻开此书，就能感受它的顽强精神和文学清香。

我的“家乡”既不在山清水秀的农村，也不在渔舟唱晚的海岛，而是挤在申城逼仄老旧的石库门弄堂里。光阴如梭，时过境迁，淡淡的乡愁至今依然萦绕心间。

小时候，我家安顿在新闸路新昌路口的和乐里亭子间，朝北狭小，楼梯陡窄，冬冷夏热，异常艰苦，可在上海钟厂做冲床活儿的父亲总是自己找乐子。寒冬腊月，夜晚中班收工的回家路上，迎着纷纷扬扬的雪花，他情不自禁哼上一段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唱段：“朔风吹，林涛吼，峡谷震荡。望飞雪，漫天舞，巍巍崇山披银装，好一派北国风光。”酷暑难熬，父亲买来“华东26号”黑籽黄瓤大西瓜，从和乐里弄堂的井里提上一桶水来浸泡西瓜，还“创意”地在半个西瓜的底部戳一个小洞，垫上搪瓷大口杯，自得其乐地对我说，等你吃完瓜瓢，又可享受半杯“冰镇西瓜汁”了。父亲始终葆有“船到桥头自会直”的开朗心态，直面当时清贫乏的生活，给我们小辈鼓起希望的风帆，去追求积极向上的快乐人生，并在追求过程中体悟“幸福”的丰盈内涵。

难忘家庭文化的雨露滋养

□ 林春

一九八〇年，父亲从上海钟厂调到上海人民出版社青年读物编辑室任编辑。曾经担任团市委宣传部、组织部和机关党委领导的他如鱼得水。他作为责任编辑的好书一部接一部推出，《团干部的修养和工作方法》《献给正在思考的大学生》

电话响起时，他落泪了。

那个声音说：“晚饭你吃了吗？工作累不累，不要太拼了，干得不开心就回家，一定要记得吃饱，吃饱了我们才不会担心，吃饱了我和你爸才能安安心心的……”

他虽然嘴上没说话，但心里一直在说，好，好，好。

电话是隔三差五打来的。

每次，都是那个声音在叙述同样的话语。每次，他都没有说话。每次，他又都是听得泪流满面。

那一天，年轻的儿子闯了

成标配。阅读此书，我被50多年前在崇明岛“插队落户”的赵丽宏与江芦结下青春之缘所感染。他说“江芦迎风而长，清秀妙曼，却无比坚忍，风雨雷电，冰雪霜寒，都无法摧毁这些看似弱小的生命，冬去春来，生生不息”。我悟出了赵丽宏的文学初心，受到江芦坚毅品质的影响很深。

芦苇滋生的思想，成就了一个大家、大诗人。但赵丽宏依然保持平凡状态，在我眼里他还是一棵孝敬父母、热爱家庭的江芦。他深情书写了怀念父亲的文章《挥手》，叙述了自己人生的3次远足，都是父亲亲自送行的。10年后，老父不行了，赵丽宏接到母亲电话，平时需要骑行半个小时才能到家的路程，他只用了10来分钟。救护车提前到达抢救无效。赵丽宏含泪把父亲的遗体擦洗干净。他说自己从小到大，父亲没有骂过他一句，更没有打过他一次。我读了感慨不已。

车子停在岛上的海军公路上，长江沿岸流进了东海。我在路边摘了一片江芦叶子，回家剪成心型，套在小塑料袋里，夹在《江芦的咏叹》一书中放进书柜。现在只要我翻开此书，就能感受它的顽强精神和文学清香。

我和我的家乡

闻策划、采访、撰写、组稿、编辑、排版、校对、分发的“一条龙”重担。直至正式退休的十八年办报经历中，我始终以编辑岗位上孜孜以求的父亲为标杆，如愿实现了为公司撰写各篇文章100多万字，编撰8本书、编发461期《上海通服报》的“小目标”。我用了十个月时间，马不停蹄为《徐汇报》完成了徐汇区红色景点和人文打卡地的20幅钢笔画，以及与之配套的20首诗歌。

今天，夕阳余晖照亮了半个屋子，栀子花的馨香飘逸整个房间。我深情地凝视书橱里父母双亲那和蔼笑容的照片，回想满是书香的家庭文化的雨露滋养，不禁充满了对他们的感恩之心和无尽的思念之情。

流泪的电话

□ 崔立

进来，惊讶地说：“爸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哭了？”

他朝儿子做了个噤声又稍等的手势，等电话挂了，他说：“那应该是一位想念孩子的母亲的电话吧，我不讲话，是因为我怕被她听出来我不是他的孩子，她以后就不再打电话过来了……”他还说，“多少年了，想起你奶奶那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，我还总那么的不在乎，无非是你吃了吗？今天你忙吗？你那

边下雨了吗？今天天气呀，等等，我又总是不胜其烦地回应，你烦不烦呀，没什么事就挂了吧，我要忙了……”

他又说：“现在，我即便想听到这样的话语，也是听不到了。”

他说着，突然又落泪了。

有一天，儿子主动打来的电话。自从儿子结婚搬出去后，已经很少回来了，更别提打电话了。

儿子说：“爸，你以后每天给我打电话吧，好吗？”

他擦拭了一下眼角的泪，是不是年纪大了，泪腺就丰富起来了？他想。

记得当年，勒拉“伟明集邮商店”里，还经常买得到一种“袋装邮票”，好比现在的“盲盒”一样，勿晓得袋袋里装了啥个邮票，

回到屋里厢，假使能够从袋袋里寻到一张邮票，可以跟自己的已经有个纪念邮票配套，就算上上大吉了，好比“额骨头碰到天花板”。

其余多下来的邮票，可以跟其他小朋友进行交换，互通有无，皆大欢喜，乐在其中。哎些辰光交换邮票也实行“等价交换”，两张4分邮票可以调一张8分邮票，两张寄航空信的一角头邮票，可以调一张寄挂号信的两角头邮票。

五十年代中苏关系密切，当时学“俄语”的中学生，开展与苏联中学生调纪念邮票的课外活动，好像是通过中国大使馆牵线，中国跟苏联中学生交朋友，通过寄信，交换邮票。在这段辰光里，极大地丰富了中学生的课余生活。

小辰光个集邮

□ 陈绍谋